



## 收麦场

□孙同林

在如东乡里,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:“收麦场脱层皮”,可想而知,收麦这一农事对农人来说是多么艰辛。

小时候,我并不太理解这句话,每到收获季节,还时常要跟大人下地,欣赏他们割麦、挑麦、打麦,以为这是一种美。我爱看父亲割麦子。父亲是一流的割刀手,一天能割下一亩多地的小麦,这速度在当年是不得了的。父亲下到麦田里,先朝右手上吐口唾沫,握镰,弯下腰,右手里的镰刀向前一伸一拨一撩,刀子勒住一片麦子,左手一把抓住,右手里的镰刀顺势向下一滑,至麦子根部,一用力,朝后一拉,只听“豁嚓”一声,一捧麦子齐刷刷倒在父亲的左手里;旋即,镰刀再次伸出,再拨,再撩,左手再抓,镰刀再抹……麦收的日子里,父亲就这样整天地割啊剥啊,麦子就在他不停的弯腰、抬头,弯腰、抬头中被放倒了。

父亲割得远了,我站在田埂上远远地看,看到的只是他的后背,我看到,在麦田里有无数个这样的后背,他们在齐麦穗处一拱又一拱,那样子就像一艘艘在大海的波浪里航行的小船,一浪过来,船被大浪遮住,一浪过去,那船就又出现了……

一幅多么壮美的场面啊!

麦子放倒以后,父亲用担绳把它们捆起来,一捆一捆挑到场子上打脱。小麦秸是要用来盖房子的,因此,传统的小麦脱粒方法是捆,捆出的小麦秸齐整整的。

掼麦子是我幼时的回忆。在我走路还不太稳当的时候我就开始跟着父亲掼麦子了。后来听父亲说,那时我才四五岁,就步履蹒跚地站在掼小麦的父亲对面,学着父亲,攥起一小把麦子,高高举过头顶,使劲朝稻床甩去,随着“叭——”的一声,麦粒掉下来了,父亲乐得呵呵地笑:“好啰,我的儿子会掼小麦啰。”站在我对面的父亲,举起的却是一小捆,掼过头顶时,带起呼呼的一股风声,“呼噜——”一下,麦穗重重甩在稻床上,撒下一大片麦粒来……就这样,父亲掼一下,我也掼一下,我一直以为父亲掼麦的动作很好看,就像是在跳舞。

麦收正值全年最热的日子,而且掼麦必须在天气晴好的白天进行,这时候的麦穗才干,才脆,麦粒才容易脱落。但是,在这样的天气里劳作,人却要遭罪。本来天气就炎热,站在太阳底下不劳动也流汗,何况还要使力,还要用劲。而且,掼麦子

的时候,为了防止手脸被尖厉的麦茬扎伤,人还得穿上长袖子衣服,这样就更难受了。其实,即使是长衣服也难以挡住麦茬的快口,每一场麦收,掼麦人的脸上手上必是被扎得伤痕累累,血迹斑斑,再让汗水一浸,钻心的疼。父亲是个乐天派,再苦的时候还会逗乐子,当掼完一捧麦子歇下来的时候,他会用手点一下我的鼻头,笑我是个“细花脸儿”,我看着父亲,仰着脸也回敬他是个“大花脸儿”。

年年割麦,年年掼麦,我在父亲的收麦掼麦中渐渐长大。多少年以后,我终于从掼麦场上的配角变成了主角,我掼的麦捆子渐渐超过了父亲。但是,割刀我一直不是父亲的对手,动作也不及他的洒脱流畅。

麦收时节最忌讳下雨天,所以一到收麦场,大家就常常顾不上吃,顾不得睡,一年到头辛劳的收获就在这十几天呢。有一年夏收下了一星期的雨,没有割下来的麦子在地里发了芽,父亲手拿镰刀站在地头上,看着发芽的麦子,一阵阵发蒙发呆。当雨一停下来,人们就下地抢收麦子……那一年,收上来的好小麦不多,父亲把雨隙中抢收上来的一点没有发芽的小麦送

到粮站去缴了爱国公粮,我们一直吃发了芽的小麦,发过芽的小麦做成的馒头不成馒头状,都是黑黑的,摊成饼。

上世纪80年代,我购买了我家历史上的第一台农机具——一台小型电动毛滚脱粒机,脱粒机让父亲和我从掼麦中解脱出来。但是,有得也有失,自从有了脱粒机,我就再也欣赏不到父亲掼小麦时的“优美”舞姿了。

到了90年代初,我家的脱粒机又被联合收割机取代,从此,我就连父亲割麦的“美”也看不到了,麦浪里只有收割机的行进,没有了随波逐流的那一片片割麦人的脊背“小舟”。

不久前,我把家里那台曾经令我为之骄傲的脱粒机送给废品收购站,却留下了父亲割麦时常用的那架稻床,我以为,这是当年人工收麦的见证,是“收麦场脱层皮”的一件物证。

今天,在如东乡间已经很少有人知道“收麦场脱层皮”这句俗语了。

## 江畔听潮

## 江海风物

## 端午·香囊

□赵一锋

端午是中国第一个人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,现在又被评为法定假日,足见对传统文化的重视。其实旧时重要节日,除了春节、中秋就要数端午了,过去要送礼的节日就这三个。

在如东地区,端午节新女婿送礼,必不可少的是鳓鱼。鳓鱼古代为贡品,非常珍贵,乾隆年间汪藻《州乘一覽》载:“鳓以充贡,出吕四掘港。”端午是鳓鱼一年中最肥美的,老饕们趋之若鹜。鳓鱼吃完以后,有手巧的风雅之士会用鳓鱼头骨做成仙鹤,因鳓鱼常被渔民做成鲞鱼,故人们常常将鳓鱼头骨制成的鹤称为“鲞鹤”(见下图)。外公手巧,端午时会做几只“鲞鹤”自娱。吃鳓鱼时,先取下鱼头,用竹签挑去鱼肉,留鱼骨备用。整个鳓鱼头上约有大小三十多根骨头,真正做仙鹤的也就七根。有用的鱼骨挑出来,用开水烫一遍,待干后即可拼装。鳓鱼上枕骨就是鹤身体主体,上面有天然插翅孔、插脚孔、插颈孔。用齿骨做翅膀,副蝶骨做腿,脖骨做颈、翅、颈、腿分别插进去,用鱼鳔胶固定,用细绳一穿,一个“鲞鹤”就诞生了。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由于鱼骨都很小,挑鱼骨是个精细活,安插又是一个技术活,所以会这项手艺的可谓是凤毛麟角,只记得外公做过几次,后来年龄大了也不做了,可惜没有传人。“鲞鹤”一般挂在家里,亲友来了会品评一番,如果是女婿送来的大鳓鱼做的,老人脸上自然有光。“鲞鹤”由于材料原因,保存不易,只能算是“节令货”,挂一段时间落了灰尘,就丢到不知哪里去了。

旧时儿童在端午节当天的打扮与平日不同,在衣服外加一个红肚兜,肚兜后贯穿用五色线编成的丝条,称为“百索”,即“百岁索”的简称,讨辟邪保佑长命百岁的口彩。如家里有孝的,百索则换成蓝绿色的。这些小孩子拜了干娘的,由干娘节前送来,也有小孩从小寄在庙里的,则和尚道士节前会送。我家邻居有个老人,从小寄在掘港城隍庙里,外号叫“二道侯”,他说小时候庙里端午节前送百索,道士还会连同一道符,符写在黄纸上盖印,要贴在门上。

挂香囊也是端午节的传统,现在街上的与过去的不可同日而语。香料是从药店店里买来的,是藿香、丁香、佩兰、冰片、陈皮、薄荷、樟脑等研磨成粉放入香包的半成品。过去香囊则是奶奶、母亲、姊妹用绸子做成娃娃、老虎、粽子、如意头、灯笼等式样,邻里亲戚间要比一比谁家女红好。我家还有几十年前干娘做的香囊,香味没有了,样貌依然。

“吃了端午粽,再把棉衣送”,端午是一个分水岭,六月无节,七月半中元,中秋节还要等两个多月。

## 端午夏时香飘子棕是又年端



端午又是粽子飘香时 □楼传兴

## 端午节,母亲又回到我们身边

□海德

每逢端午必定要吃粽子,这是传统。

小时候,端午前,母亲必定会去“打芦苇”,就是“摘芦叶”,又叫“揅芦叶”。把芦苇叶子揅下来,是有技巧的,从上往下摘,干脆,不拖泥带水,保持芦叶完整。否则从下而上,费劲,芦叶破碎不堪。芦苇,多年生草本植物,狼山脚下沟河洼汊均有生长,长江边更是形成大片芦苇荡。叶子披针形,茎中空,光滑,紫色花,形如细竹。茎可造纸、葺屋、编席等。穗可做扫帚、毛窝、掸子,根茎叫芦根,可供药用。长江边芦苇荡的芦叶再多,千万不能打,那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,动不得的。母亲就到小河边去找芦苇打芦叶,稀稀疏疏的,光照充足,芦苇长得肥壮,芦叶大而宽又长。有时把河边的芦苇拔出来,我们把芦根洗干净,放在嘴里嚼,一股清香微甜的感觉布满口腔。我们称之为“水甘蔗”。这是大人们打芦叶时带给小孩子的意外收获和奖赏。小河边蛇多,母亲一个人害怕,带上我胆儿大多了,我毕竟是小男子汉。有时候,看到水蛇爬裹在芦苇上,青绿同色,不仔细瞧还真看不出来。水蛇不咬人,嘴里吐出细长分叉的信子,挺恐怖的,让人毛骨悚然。事先折根粗芦苇,噼里啪啦,一阵乱通胡搅,“打草惊蛇”后,就可以放下心来打芦叶了,不一会儿,便满载而归。

我们平常吃的粽子呈三角形的,线是扎在芦叶外面的,用的鞋绳线,牢。母亲把打回来的芦叶放在水里洗干净,然后用开水烫一下,我还以为消毒呢。母亲说,青芦叶是脆的,包的时候容易破,开水烫后增加韧劲,不容易裂也不轻易破。几片芦叶在母亲手里折来折

去,变成漏斗状,把抓浸过赤豆拌的糯米装进去,芦叶三下两回一折。嘴巴咬住线头,另一线头用手三下五除二一缠,拉紧打结,一个粽子包裹成功了。

我也尝试着,跟着母亲一步一步地学着折芦叶裹粽子,折来折去,不是形状不对就是合不上缝,散散落落,无论如何都包不起来。包好粽子放到锅里煮,我勤快地坐在灶门口,点火添柴,拉着风箱加旺火力。不一会儿,锅冒热气,一股芦叶粽子清香弥漫开来,让我嘴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。母亲不识字,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端午,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有个叫屈原的楚国人。但她为了全家能吃上端午节该吃的粽子,可谓费尽心血想尽办法——困难时期母亲还千方百计地让我们吃上粽子。

母亲就到小河边去找芦苇打芦叶,稀稀疏疏的,光照充足,芦苇长得肥壮,芦叶大而宽又长。有时把河边的芦苇拔出来,我们把芦根洗干净,放在嘴里嚼,一股清香微甜的感觉布满口腔。我们称之为“水甘蔗”。这是大人们打芦叶时带给小孩子的意外收获和奖赏。小河边蛇多,母亲一个人害怕,带上我胆儿大多了,我毕竟是小男子汉。有时候,看到水蛇爬裹在芦苇上,青绿同色,不仔细瞧还真看不出来。水蛇不咬人,嘴里吐出细长分叉的信子,挺恐怖的,让人毛骨悚然。事先折根粗芦苇,噼里啪啦,一阵乱通胡搅,“打草惊蛇”后,就可以放下心来打芦叶了,不一会儿,便满载而归。

我们平常吃的粽子呈三角形的,线是扎在芦叶外面的,用的鞋绳线,牢。母亲把打回来的芦叶放在水里洗干净,然后用开水烫一下,我还以为消毒呢。母亲说,青芦叶是脆的,包的时候容易破,开水烫后增加韧劲,不容易裂也不轻易破。几片芦叶在母亲手里折来折

去,变成漏斗状,把抓浸过赤豆拌的糯米装进去,芦叶三下两回一折。嘴巴咬住线头,另一线头用手三下五除二一缠,拉紧打结,一个粽子包裹成功了。

我也尝试着,跟着母亲一步一步地学着折芦叶裹粽子,折来折去,不是形状不对就是合不上缝,散散落落,无论如何都包不起来。包好粽子放到锅里煮,我勤快地坐在灶门口,点火添柴,拉着风箱加旺火力。不一会儿,锅冒热气,一股芦叶粽子清香弥漫开来,让我嘴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。母亲不识字,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端午,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有个叫屈原的楚国人。但她为了全家能吃上端午节该吃的粽子,可谓费尽心血想尽办法——困难时期母亲还千方百

计地让我们吃上粽子。粽子,又与“众子”“中子”谐音,因此民间又有吃了“粽子”能得儿子的说法。“粽”和“宗”音近,吃粽子还能光宗耀祖。新郎新娘吃“和合茶”,又名“喜茶”。八仙桌上要放红枣、长生果、蜜糕、粽子,粽子用的上等的糯米,是红线裹的。

我的妻子,原先不会裹粽子。母亲说,简单,好学得很。我说不好学,蛮复杂的,你不要拖后腿。母亲责怪我,裹粽子,就像女人扎鞋底、打毛衣、绣花儿,必须会的活儿。母亲把裹粽子摆在女红的同等位置,怪不得她的粽子裹得那么快那么好?母亲硬是手把手教会了我妻子裹粽子。

母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30年了,每年端午,妻子必定要裹粽子,芦叶不是那么好找了,到处是高楼大厦,小河小沟早已变成平地。妻子骑车沿着狼山转,到离家十几里之外的小海打回来芦叶,端午节包上粽子。有人说,粽子,超市里有的是,何必舍近求远劳神费劲?

是不是怕花钱?归根结底是节约呗!决不是!妻子多年来一直如此,只是继承母亲的习惯,沿袭母亲的传统。钱,买不回来对母亲的怀念。母亲,勤劳节俭的家风不能丢……

端午节,母亲又回到我们身边,边裹粽子,边说笑着……

## 习俗杂谈

## 最后的潮墩

□姜子国

潮墩,是很早以前海边渔民挖土垒成,主要是为歇脚避险和辨认方向之用,也称“救命墩”。

与“墩”结缘,还要追溯到十多年前。

2011年,省里部署农村环境整治工作,沟沟坎坎,家前屋后都要整治清理,按照“先行试点,以点带面”的要求,我们选定了通州区十总镇作为环境整治工作试点镇。半年下来,试点工作总结人,十总镇被评为全市村庄环境整治先进单位,该镇的十总镇被命名为全省首批康居示范村(居)。于我而言,收获还多了一层,我知道了这个镇有两个以墩命名的地名。出于好奇,还作了进一步打探:一个叫双墩,因古时有相邻两个潮墩而得名,又名双墩街,位于十总街向西北行约两公里处,街市尚有100多米长的巷子,北端是通州区和如东县交界的遥望港,街面老屋都是青砖黑瓦,依稀可见当年繁华景象,只是屋面经风蚀雨剥,加上年久失修,已破败衰落。另一个叫柏树墩,在十总街东南三公里处,原墩高有5米,占地近两亩,因墩上有一棵古柏树而得名。村里人介绍这些地名时,一一道来,如数家珍。问可有墩尚存?说是双墩消失于遥望港开挖,柏树墩则在1958年平整土地时,伐树平土,从此杳无踪迹。

名还在,墩没了,不免心生遗憾,而由此对墩的念想却愈发强烈。

隔了一段时间,去二窎村了解工作情况,也与干部聊起潮墩的事儿。哪知村干部说,有一个真实的墩还在的,可以带我去看,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喜悦,使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此墩。于是第二天从十总镇政府出发,一路向东至二窎村方向,行至爱东桥折向北,沿爱东河行约两里地,眼前凸显一个高高大大的土堆。同行的一位迎阳村村干部定地告诉我这就是潮墩。我沿着墩周边先走了一圈,目测墩高8米多,占地一亩多,墩上是长满了树的,有柏树、榆树、桦树等,还有不知名的小树枯藤缠绕着,密匝匝,想登顶不得上,就在墩边专注打量。也是冬天,就着枯萎的树干枝藤缝隙,看到墩的封面被雨水冲刷出沟壑,一道道从墩顶蜿蜒而下,均是被岁月侵蚀的痕迹,斑驳沧桑。再细看,枯草间,树根下,有大大小小洞穴。一位年长的村民告诉我,这大的是黄鼠狼洞,一个个小的是蛇洞,蛇正在冬眠。他还说,这墩在这里有上千年了,邻村的墩都被挖掉了,唯独这个墩保下来了。“为什么?”“不敢呀。”他见我疑惑,举一例:说很久以前,这地界有个木匠,有一天到墩边转悠,看到些名贵树种,心生歹意,夜里来偷,刚举锯,手就被蛇咬了,奔不到家就咽气了。后来,又有一个愣头青,上墩砍树枝回去烧锅,以为没事,可过不几天,扯树枝的那只手就折了,再也没有治好,你说怪吧。附近村民口口相传着,这墩,有狐仙、蛇精保着。别的地方的墩一个个都平整掉了,独此墩能保存下来,确实有点奇怪。

经过多方打听和查阅,了解到一些与墩相关的历史。原来,在金沙、十总一带,远在5000年前是一片汪洋,南朝至唐初长江口有沙洲涨出,其中有一块叫南布洲,就是我们生息的这块土地。北宋时,范仲淹主持修建海堤,有一段就从现在的十总、骑岸经过。按此推算,十总镇境内那些潮墩也是从开始陆续在堤外垒建,当时以堤为界,堤内桑田,堤外潮来汪洋,潮去沙滩,赶海的村民们挖滩泥垒成墩,是为避险和辨认方位之用。另外,此潮墩能保留下来也找到了可信度高的缘由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省公安厅等几家单位联合在墩上建测绘标志,标牌上写有“测量标志受法律保护,破坏必究”字样,由此,墩得以保留,只是现在测量标志已废,墩往后已找不到保留下去的理由了,真怕哪一天又平整土地给平掉了。

是惦念?抑或是担忧着什么?怀着复杂的心绪,最近我又去看了这次潮墩。墩依然耸立在爱东河边,春天的阳光温暖如煦,墩上的树木开始吐出新绿,满目都是青翠葱茏。“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此时想到唐朝诗人张若虚的诗更让人感慨。斗转星移,花开花落,生生不息,潮墩,在这里一“墩”千年,是她见证了潮涨潮落、沧海桑田变迁历史。测绘标牌废了,是否可立一块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牌子,因为这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化遗址,是我们平原大地上的最后的潮墩。

## 通谚撷趣

## 高似狼山低似海

□黄步千

高似狼山低似海:高低悬殊太大,不平服。

高不成低不就:高的攀不上,低的又不肯俯就。

六月出门带寒衣:天有不测风云,有备无患。

夜不收:原是利用树、竹丫做的晒鞋用具,夜里不用收回。现指夜里不回家的人。

夜星里:星夜里。

夜里死不挺,早上死不醒:爱夜生活的人。

夜猫儿:猫儿夜间特别有神,借指惯于夜间活动的人。

文三四武强盗五:是说抽水烟的规矩,要讲文雅风度,注意礼貌。

辛苦寻快活用:要想快活过,就辛苦苦去挣钱。

离核:一般指籽的瓜果熟透或烂透了,也指家具骨架接口松脱。

离你八庹:两臂平举长度为一庹,庹有十多公尺,是说远离。

充头:老是上当又不知觉的人。

充老卵:卖老。

充儿儿灯:走马灯上的人儿,肚里点有烛光,亮堂,喻自以为为了不起的人。

## 濠滨射虎

## 南通谜人作品评析(二)

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(四字电视剧) 花开有声